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三)

曹霑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三)
曹 霑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訓劣乎
好賢
承印節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九

二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噴頑童茗煙鬧書房

以上寶玉入學過脈文字○自此以下斷爲正傳之第二年庚戌歲事若學以不忍玉兒之寤地者○寶玉已落獨悶者情有異於衆也其故閱者白知人之對所謂強笑面皮寬也○一味款款叮囑者○一魂精筋雖聽者○每句應著而念書之際豈復想書承好意思謝書泥此時尚無雀金泥○一可憐○此等語○一以初春天冷觀之○不得作冷冬底○顛賊二字新作小兒們之通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賣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於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亦無可奈何之一境。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著書。只怕念書之時。也想著你不念的時節。想著家。要想著姐姐。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伏下。撞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著意在此。句。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裏冷。好歹想著添換。比不得家裏有人。照顧。腳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著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親切。寶玉道。你放心吧。我在外頭。自己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裏。何至傾悶死。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寶姊姊則奈何。說著。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付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

病也。未入塾之前，插入
嬰兒安頓一段，亦不
知與囑付嬰兒之
言同否。
全書中寶玉見賈
政，知其懶學非一
次矣。
奇語。
想是詹光單聘仁
之流。
即李嬖嫫老貨之
子也。
子也。
淘氣而曰精緻亦
奇談。
摘了帽子叩頭是
絕大規矩。
鹿鳴謂後日鄉舉
浮評謂後日遠遁
會心不遠。
卻是正語。已爲後
半部講義贅頌一
回伏根。
安順勢進箴筆情婉

囑付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賈政初上場。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裏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何苦如此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餓了我這地。靠餓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裏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叩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裏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擔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會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子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

開口一好字便妙
不日上苑看花而
日蟾宮折桂知功
名限人尺寸不容
相假
問得妙不答得妙
以上一段寫入塾
前一層面面俱到

八字中包藏無限
二十四兩束金已
擰斷乃父之腳筋
矣
隨心所欲四字妙
寫二人交情語語
含著得妙
今之見父輩或老
成輩亦混著亂叫
起來其亦鯨鯢之
一流人物乎
吾不知秦寶二人

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著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妝聽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五字中有戀戀不忍去之意方抽身出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的姐姐來太多心寶玉笑而不答此處已揭起寶之於黛勝於待敘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述義學原由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史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裏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悄悄說咱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入庚戌年二人俱十三歲況又同窗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然則亦可以論夫婦乎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鯢也只得混著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只怕是貓狗同居下流人物在內風

爲龍耶爲蛇耶抑
上流耶下流耶
偏要特筆寫之
寶玉之於鄉亦
大書特書
既親且厚使爲交
道之正亦可挽末
俗之漓矣
嫌猶可恕疑則不
可言矣
提出薛大哥來
後文遭柳湘蓮毒
打是其報應○今
之結交契弟者遍
地皆然大哥交
奉告貧家子弟稍
有姿色者幸勿與
此等人同學
小學生而曰多情
千古未有奇文
正不必考其姓名
薛大哥想俱已到
手二人頗能知子
都之美○村塾中
徒不少惡少塾人
家附學者宜早提
防弗送入羣兇窟
中
文○不知香勾那
八目勾留四字奇

波漸起。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然則寶玉亦爲人所覬覦矣。又見秦鍾一般溫柔。末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裏你言我語。詬誶謠言。佈滿書房內外。微詞因嫌疑而生。妬忌因妬忌而生。諺諺天下事大抵如斯。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是年薛蟠交十五歲。便知有一家學。塾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點題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史法不過於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脩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會有一些進益。要進益做什麼。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喫。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可爲一歎。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史法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始作者諱之乎。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人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可謂霸矣。不敢來沾惹。亦用沾惹二字與黛玉所云豈有沾惹之理。其沾惹同否。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纏綿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卻八目勾留。或設言託意。或詠桑寓柳。遙以心照。卻外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神情活現。這也非止一日。一筆勒住。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吾以爲不巧也。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

個玉勾那個
法明簡
總東上文
以下入閣學正文
賈瑞出場來了又
有戲文看了心
不性急當是心
虛○羞怒相激四
才妙金哥亦有辯
一拏字一賴字教
人擔受不住然卻
所答非所問然卻
是對鍼
貼燒餅北語云云
也是從水滸鄆哥
對武大之言脫胎
出來
六字斷語已伏後
文鳳姐事
寫得賈瑞下作不
堪
埋根久矣
近人借此等伎倆
往有此等伎倆
金哥真該死的

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裏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事情我可也拏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不堪之至啗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所謂賊膽心虛便問道你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拏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喫去更不堪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不復可忍矣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不知那一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卻拏著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著實搶白了

寫得十分酣暢。方寫出下文來。形容哥爲後文。形官埋根然。蓄官。亦不是好貨。說得含蓄諱之也。一本之誼何嫌何疑。緣有誹謗分與。房舍而今而後其。室甚遠其人則邈。宜爲斯人之所厭。也。溺愛匡助人家。那有好事弟。又是一個壞東西。此等躊躇亦不可少。蓄兒亦頗狡猾。

茗煙爲寶玉得用之人於此點出

幾句。此二字令人難堪。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裏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個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卻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薈。亦係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是年賈薈十七歲。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句中有眼。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詭譎誣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寧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下文鳳姐之遣薈蓉二人以毒算賈瑞者已於此數語埋根。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聰又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此數語亦是微詞。仍是關雞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故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有計較。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煙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惡計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

以薪投火那得不
是好東西
齷齪兒真惡

這裏二字直接什
麼東西一句來中
間夾敘賈齷齪史
家文法插入旁觀
一句使情景面面
托出
其勢甚捷其筆甚
閒文章到緊迫處
卻又閒閒寫開去
何筆妙乃爾
又是一個好東西
萬一打中若煙將
奈何
從上打了賈藍
菌的座上一句接
寫得拉拉雜雜
縱俱佳
書篋子者即今小
學生之書包類也
花團錦簇之文
看他敘事處無一

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齷齪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若煙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齷齪助著。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齷齪遂一蹶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裏賈瑞走了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操屁股不與你雞巴相干。橫豎沒操你的爺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若老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傳神。賈瑞忙喝著煙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聽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卻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著煙。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寫得入理。便罵好囚攘的們。這都不動了手了。麼罵著。也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接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搥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卻搥不到反搥了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琅一響。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

筆不忙卻無一筆
不閉合整諸人面
面俱到其筆法真
從項羽本紀得來

一根毛竹大板一
根門門兩條馬鞭
竟是大打仗

波瀾層出

寶二哥也發極矣

先生作轅學者必
致攪翻惟做過糊
之難

茶也。嘔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跳了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裏經得舞動。長板茗煙早喫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廝。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擎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著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膽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著手亂笑。喝著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裏邊作反。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煙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擎樹檨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著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煙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煙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裏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咱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裏的事情。那裏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這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裏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著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

豈敢豈敢

大有特寵而驕的光景
其疾如風其利如劍
若煙之言亦可畏也

同塾讀書此時始知其來歷可知其平日不相談洽親如陌路而未嘗寒暄及之也咄咄可畏
然而豈不多事

賠不是而亦有所謂權者耶真是欺小孩子語

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裏。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咱們倒來不得了。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了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問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煙在窗外道。他是東衙裏。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璉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連二奶奶跪著借當頭。我眼裏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璉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著便要走去。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煙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他。等我。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著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裏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裏奔。茗煙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恐生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著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

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定要叩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噴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爲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暫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於男色。尙未沈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寧府之罪首也。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金寡婦會利
權受辱



增評補圖石頭記

卷十

二

張太監
福壽
源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校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以上一段結開學正文無怪其然亦自取厥告也秦寶二人平日之鬼鬼崇崇從金榮之眼中補出畢竟與你何干壤大嫂金子氏之嫂也胡氏誥誡金榮絮絮不休確係貧寒苦況冀人吟沫難於上天

薛大爺幫銀子何慷慨乃爾其母不知其子當知之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叩了頭。寶玉方纔不譟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著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裏。就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裏。連二奶奶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著人家。咱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裏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裏面念書。那裏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裏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找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實實的頑回去。睡你的覺去。好多著的呢。於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裏皆